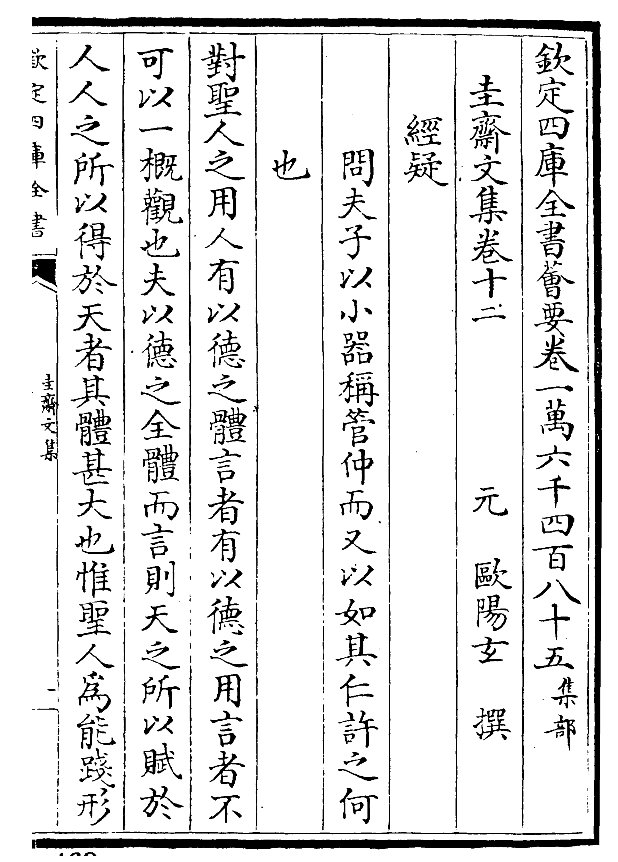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圭齋文集卷十二

元 歐陽玄 撰

經疑

問夫子以小器稱管仲而又以如其仁許之何也

對聖人之用人有以德之體言者有以德之用言者不可以一概觀也夫以德之全體而言則天之所以賦於人人之所以得於天者其體甚大也惟聖人為能踐形

下聖人幾等而以德之全體論之烏得不少爲之貶哉故喻之以器器者如物之所受淺深限量自有不可得而誣者也若夫有以德之用言者則不然夫德非徒貴乎足巳以其有及物之功也而王伯之會世變之來有人於此乃能明大義以安斯民聖人即是論之安得不深許之哉故稱之曰仁仁者之用莫大於愛物也迹其惠之在民心功之在天下亦安得而泯之哉昔夫子之論管仲或曰小器或曰如其仁其體用之殊乎夫仁之

一字夫子未嘗輕以許人是以顔冉之流工夫造詣之高下夫子於言仁之際若有分寸較於其間獨於管仲則曰如其仁如其仁既許而又不一許之豈有他哉蓋自姬轍既東楚氛浸盛生民之擾擾紛紛者未有紀極也仲也出而相桓公合諸侯匡天下不以兵車之力焉其仁之及物爲何如邪求之當時未見仲比也至於其器之易盈不能使已無三歸之僭公無多嬖之失齊政旋踵而衰則器之所受不過如是而止使其擴而充之

以至於一初之全體則可以拓聖賢之業載宇宙之重惜乎非仲所能及也蓋必至是然後爲大器之體叚焉仲之爲小不亦宜乎然則聖人之論何往而非公乎

問孟子以隘與不恭稱夷惠而又以聖人百世之師推之何也

對人有絕世之行可以爲聖矣而未至於化也故不能無一偏之弊焉夫聖而至於化則世無得而名有聖人之一事而至其極焉始有絕世之名矣由其有絕世之

名是以清者一於清而未必和和者一於和而未必清於是不廣之意與不恭之氣象生焉雖不害其爲聖人也而君子至公之論豈得以此廢彼哉孟子之稱夷惠或曰隘與不恭或以聖人百世之師推之非異論也自今觀之讓國而逃諫伐而餓與夫不羞汙君不卑小官聞其風者頑廉而懦立薄敦而鄙寛則百世一夷惠而已誠聖人也然而朝冠塗炭之偏袒裼我側之汚不幾疾惡之已甚同流之無别乎大抵清不期於隘和不期

於不恭特其不能化而馴致其弊焉彼夷惠亦不自知其然也由是觀之負絕世之名者夷惠之得爲聖人以此也其不得為大而化之之聖人亦以此也若吾孔子則不然絶獳悲拒陽貨見小君於衛國應佛肸於中牟時乎清時乎和無適而不可也夷惠能之乎故不觀孔子無以見夷惠雖然亦豈可以是遽少夷惠哉孟子曰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然則二子亦孔子之徒歟

書義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

惟時

自古者以成德觀人而人才治效之盛爲不可及也夫成德者君子自然之德然君子有是德而不能以是德自見於事功惟古之聖人有以知之而每以爲觀人之法焉凡有司百執事之臣莫不由是而取材故嘉謨之入告庶績之咸熈無往而非是德之形著也人才治效

之盛無越於帝舜之朝此其故歟書曰云云所謂九德者非臯陶所謂人之有九德歟訓書者以爲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自帝世以知人爲難而臯陶陳九德之目或養直而温和或簡易而廉隅或果毅以爲擾或塞實以爲強其他或六或三不一槩也有六德而嚴祗者則錫之以有邦有三德而宣明者則任之以有家觀人之法拳拳於九德焉生斯世者不患其無位也而患其不能有是德於是莫不精白以承休勤敏以趨

事者以聖人能翕合而受之敷布而施之也人見其俊乂在官也而不知九德之時措也故夫九官相遜兹非百僚師師之興起乎十有二牧惟時亮天工兹非百工惟時之則傚乎所以相遜所以亮天工者非九德之君子孰能與於斯由是觀之九德咸事之一語其虞朝觀人之法得人之本歟後世惟殷周之宅俊灼俊意爲近之故其人才之盛亦髣髴有虞之世秦漢而降急於功利權謀之近效而用區區勝德之小才於是九德之目

僅存於書耳或曰虞廷君子之多而舜猶以知人爲難者蓋慮靜言庸違之在朝讒説殄行之震驚朕師者未盡杜絶聖人觀人之法不可一日廢也然吾觀百僚師師百工惟時之後則君子多而不仁遠矣故又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策

問今天下之事有可言者多矣姑舉其大者言之冗官之未汰銓選之未精殿最之未明法律

之未定此四者方今之急務朝廷之所欲聞而士君子所當講者其參酌古今以對毋泛毋畧對洪惟盛時設茂科策多士而開其直述之門執事典文衡詢承學而試以時務之大夫天下之事誠多矣至於大而可言者亦今世之所囁嚅者也自士大夫間以道故常爲練事以言要切爲干時是以至論罕聞今執事不循故常不貴泛畧舉急務以詢諸人豈非盛時開直述之門而得爲不諱之問然而所謂直述者非以其

文朴野而以其言之直切也既以不諱問宜以直述對昔夫子以林放爲大哉問非大其問以其知本也事不知本多言何裨愚請言事之本矣明問有曰云云是四者方今所欲聞也愚謂非特方今之所欲聞乃方今之已行者也其間行之弗竟守之弗一或者未究其本乎如冗官之汰大德之初嘗舉行之中書以打減置局而董之以平章其公或議某司當併某司則創某司以兼領之議者或創而罷者尋復矣辛亥更化渙發德音減

遥授之官改陞創設者曰議併罷乃併通政於兵部武備等院皆復舊制京畿寺監罷者非一是則冗官汰矣然而輿圖之廣郡邑之衆旁蹊曲徑之捷出者未悉汰也銓選之精則自混一以來立省選部選之法爲二别子弟承襲承繼承䕃之例爲三設吏員譯學儒業軍功出身之科爲四是則銓選精矣然而氏族貴賤之未别歲月賢否之同淹或未暇精也殿最之明則自大德皇慶以來定十三條之章法或遣宣撫廵觀或命御史徧

歷是則非不明也然而各處廉能五人之薦未見即用也三考黜陟之法未見可久也法律之定則非無至元新格也非無省部之編例也然而掾史一時之議擬而通行者盡合於至元之法意乎廣平何相之撰擬而未進者竟能為大德之成書乎由是觀之四者非不知也非不行也愚請論其本焉其一曰汰冗官之本在於減閒散之俸以厚正官塞僥倖之路以清正選今正官之俸甚薄而散秩之禄尚多昔劉景升有大牛芻豆數倍

而負任不及常畜曹操以之享士戒冗食也况方以歷俸爲出身減禄俸之無名則出身有限矣若僥倖之門斯又正選之大患也古者判行使之置損外同之設未必非有所循而爲是名以處之而漢之爛胃晉之續貂實濫觴於兹誠能如漢文欲用嗇夫而張釋之終以爲不可家人濫求郎官而明帝終不以爲私恩則冗者可汰矣其二曰精銓選之本在於嚴族屬之分以尊吾國人畧歲月之考以拔其才用令之女真河西明有著令

而自混色目北庭族屬隣於近似而均視蒙古乘堅驅良並列通顯蓋我國人天性渾厚不自標榜愚恐數百年之後求麟趾之公姓不可復別異矣欲還淳古之風去傑黠之習則必如貞觀之於崔盧氏族命近臣編之使其派系分明不得掾進可也至於歲月之考能否同滯此可畜常調不可以待賢才誠能覈名實以甄異能使碌碌庸吏不得含糊澒涊苟貿歷求序遷則當如崔祐甫除官八百而不拘常資寇萊公却例用新進而號

得士則銓選可精矣其三曰明殿最之本在於擇才明之監司絶殿序之汚吏夫貨來之徒玩法而殘民者也豈可復爲民之父母乎三年之殿邊遠之任未是懲也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身爲方岳而見善不舉豈得復爲人之耳目乎絶汙吏則顧如唐太宗之於党仁弘苟犯贓賄雖至親幸難以滅公責監司則顧如齊宣王之封即墨而烹阿大夫晉文公之誅曹而數其不用僖負覊則監司必舉汚吏必除最者非假請托殿者

不可僥倖矣其四曰定法律之本在於酌古今以成法書優祿秩以選法吏今法書無一定法吏無優選推讞混於常流條令裒於書肆官不徧覩法無定科輕重高下逢其喜怒出入比附係其愛憎無成書則近於罔民無優秩則昧於勸善昔者子產鑄刑書雖曰叔向笑之而鄭以治以能止辟也于定國爲廷尉以民無寃而至三公近代錢若水以同知推官清直而擢樞副前以示勸也如是則法書必作法吏必優刑自平允律自精熟

矣四者之本愚既已畧言之其目之備更僕未可終也雖然四者之本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也信而已方今天下急務所可言者孰有大於信之一字乎書曰令出惟行商鞅之伯術亦以示信爲先令而不信則冗官何由汰銓選何由精殿最何由明法律何由定乎愚故曰所以行之者信而已明問有曰宜參酌古今以對毋泛毋畧嗟夫執事以急務爲問愚敢以泛畧爲對乎然四者之有信猶水木之有本源也故敢以爲終篇獻執

事其思之

制曰朕聞聖賢之君之治天下也或恭已無爲或不遑暇食或寛仁恭儉或力於爲善其所以致治雖殊及乎民安物阜風淳俗美刑辟措而鮮用頌聲作於田里制禮作樂翕然太和而麟鳳龜龍嘉禾朱草甘露醴泉諸福之物莫不畢至雖帝王之美不徒在是亦其氣之應也舜文之德化尚矣若漢之文帝唐之太宗猶能致治

如彼况薄漢唐而不居者乎今天下雖久寧謐户口雖甚蕃滋而稼穡或傷於水旱細民或致於阻饑未能家給人足時猶仰濟縣官豈行仁義有未盡歟邪子大夫明古以識今知常而通變毋迂濶於事情毋乖戾於典則明以對朕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有志者事竟成人主之致治莫先於立志故善觀人主之治者先觀其志夫人主以能致之資操可

致之勢所圖無不獲所欲無不成以求乎天而天應之以求乎人而人從之所以然者以其志之先定也其或致理之效偶有未備天人之間偶有未和則當守之以專達之以彊以俟夫悠久之效不可以疑貳阻之也臣草茅賤士何敢上揆淵衷然以臣竊觀陛下之所爲真近古以來大有爲之君也陛下曩在東宫仁孝之資英毅之畧聞於天下也久矣既而徵四方書以考古今飛龍之初大召宿儒詢問要道臨御之後不邇聲色不事

遊畋凡耳目之娛營繕之事秋毫不經於心惟經籍史傳日接於前於是大興儒科黼黻至治祖宗以來百餘年之曠典一旦舉而行之遂使臣之淺陋亦獲叨奉大對於明時雖然臣之望陛下者以陛下爲有大志而陛下之策臣者亦適有以發臣之愚臣伏讀聖策曰朕聞聖賢之君之治天下也或恭已無爲或不遑暇食或寛仁恭儉或力於爲善其所以致治雖殊及乎民安物阜風俗淳美刑辟措而鮮用頌聲作於田里制禮作樂翕

然太和而麟鳳龜龍嘉禾朱草甘露醴泉諸福之物莫不畢至雖帝王之美不徒在是亦其氣之應也舜文之德化尚矣若漢之文帝唐之太宗猶能致治如彼況薄漢唐而不居者乎嗟夫薄漢唐一語此乃聖志之發見也陛下此志可與四三王可與六五帝矣其曰或恭已無為或不遑暇食或寛仁恭儉或力於為善臣愚以謂此未可以觀致治之殊當有以驗立志之同也古人有言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若以恭已無為異乎不遑暇

食則隆古之恭已無爲者莫舜若也然而一日二日萬幾舜何不少自逸豫乎若以恭儉寛仁異乎力於爲善則近代之恭儉寛仁者莫漢文若也然而拊髀思賢夜半前席漢文何不爲是玄默乎由是觀之未有不自憂勤始者自憂勤始志之同也陛下既薄漢唐臣不復慮引漢唐之事請以舜文終焉舜文之道布在典策陛下既慕舜文亦法其所爲而已矣如欲民安而物阜風淳而俗美則當思夫利用厚生之何急也敦典敷教之何

先也由庚魚麗何自而多也關雎麟趾何從而厚也陛下能法舜文即舜文矣如欲刑辟措而鮮用頌聲作於田里則當求如臯陶者命之明刑有如虞芮者俾之息訟九歌可使勿壞也大雅可使無廢也陛下能法舜文即舜文矣如欲制禮作樂翕然太和則當求如伯夷后夔周公者命之制作於其間六典之制或尚可講也九韶之音或尚可學也陛下能法舜文亦舜文矣至如麟鳳龜龍諸福之物莫不畢至聖策有曰亦其氣之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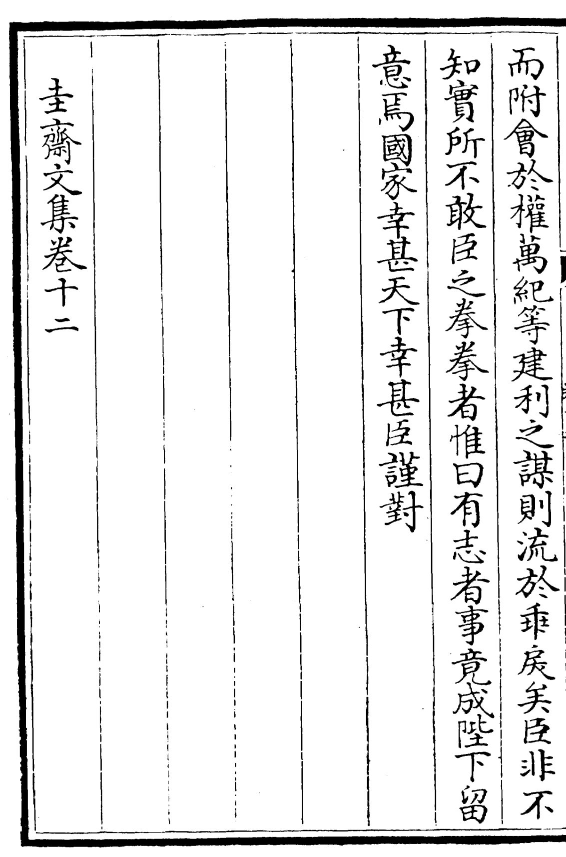
臣愚以謂知氣則知志矣聖人志氣清明若神一動則天地隨之諸福之物皆自聖人方寸中來非自外至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葢吾之氣順則天地萬物之氣亦順吾之氣和則天地萬物之氣亦和天地之氣見於萬物同一和順則百獸自舞於舜之庭鳳凰自鳴於文之岐矣又何祥瑞之足羡哉臣伏讀聖策曰今天下雖久寧謐戸口雖甚蕃滋而稼穡或傷於水旱細民或致於阻饑未能家給人足時猶仰濟縣官豈

行仁義猶未盡效耶臣愚以謂此天以堅陛下之志也古人有言曰天心仁愛人君若曰稼穡或傷於水旱則舜之所謂洚水警予者猶有甚於今之傷稼者也若曰黎民或致於阻饑則文王所謂小人怨汝詈汝者猶有危於今日之阻饑者也顧二聖人之所以弭灾恤患者罔遊罔淫皇自敬德之外無聞焉陛下既法舜文詎知天之所以啓舜文者不以啓今日耶陛下以敬天為志則水旱可變為豐穰陛下以恤民為志則阻饑可變為

足食在方寸一轉移之間耳若誘之曰豈行仁義而未盡效耶臣愚竊以爲未然夫仁義之效如炊之必熟種之必生行仁義而未至者有矣未有行仁義不效者也陛下如以悠久待之或曰聖問如此而臣輒以爲可以四三王可以六五帝者何自而知之蓋因其已行者知之也其未行者擴而充之斯無難蓋仁義之積禮樂必興彼漢唐之治如身衣弋綈一臺惜費以致海内殷富與夫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自三代而下亦可謂盛矣然

賈生勸漢文以禮樂而辭曰未遑祖孝孫杜淹勸太宗以禮樂而曰治之隆替不繫於此臣以是知二君於仁義之效若有所不知也今陛下銳情儒科日議禮樂而拳拳於仁義之二字視漢唐何啻相千萬耶此志所充宜其儷美於五三盛時也大槩國家之治當先論其根本不可責效於目前古之聖賢之君未嘗不憂勤於其始逸樂於其終灾異於其先祥瑞於其後今日之不遑暇食力於爲善他日之恭已無爲恭儉寛仁也今日之

水旱傷稼黎民阻饑他日之麟鳳龜龍嘉禾朱草也若夫備禦之不可無術救荒之不可無政求芻之不可不擇一賢相事耳奚以多言爲哉又讀聖策曰子大夫明古以識今知常而通變毋迂闊於事情毋乖戾於典則明以對朕朕將親覽焉臣愚以謂事有古今志無古今事有通變志無通變聖人之志與天地之正氣相通志定於此氣應於彼有理之必然者倘論水旱而牽合於夏侯生輩洪範五事之説則隣於迂闊矣論民饑用之



而附會於權萬紀等建利之謀則流於乖戾矣臣非不知實所不敢臣之拳拳者惟曰有志者事竟成陛下留意焉國家幸甚天下幸甚臣謹對

圭齋文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四百八十六 集部

圭齋文集卷十三

元 歐陽玄 撰

詔

命相出師詔

惟天惟祖宗混一函夏全付眇躬朕承丕基兢兢圖治罔敢逸豫不謂邇者河南反賊乘此承平之久負固弄兵流毒黎庶已嘗命將討捕屢獲渠魁戮以徇衆餘黨狂猘尚逋嚴誅亦嘗肆宥開以自新怙終不悛致煩師

旅太傅中書右丞相托克托爰自賊發迄今屢請董師致討朕以心膂之親應難其請而期於自効誠懇益堅朕惟事體之大付託實難匪資巨濟之才孰勝戡定之任今命托克托以達爾罕太傅中書右丞相分省于外總督諸道軍馬水陸並進其樞密院御史臺各分官屬從行禀受節制無或有違務要廓清妖沴永底隆平於戲太傅實左右朕躬其行在安靖天下故分總揆之重屬以討賊之勞尚克欽承懋建丕績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再命出師詔

朕承國家隆平之運四方無虞民不識兵士不講武于茲有年矣不謂邇者河南反賊弄兵搆難荼毒烝黎用是前歲大丞相托克托請自出征一戰平徐朕惟股肱大臣宜朝夕在朕左右亟命召還分將致討豈謂因循遷玩倏經二年湖廣荊襄雖嘗克復餘賊逋誅負固恣睢致使軍士暴露日久吾民供給困繁愁歎怨嗟徹于朕聽朕不遑寧處乃命托克托以達爾罕太師中書右丞相

分省於外總督諸隊軍馬振其威武刻日進兵殄賊安民以釋朕慮凡將士用命者賞不用命者誅賊衆來降者赦旅拒者戮於戲朕與丞相共理天下者也天下多故朕軫其憂相任其勞理所必致汝往欽哉布朕威德措安吾民朕惟汝頼汝往欽哉

表

進遼史表代右丞相托克托撰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

國史領經筵事臣托克托言竊惟天文莫驗於璣衡人文莫證於簡策人主鑒天象之休咎則必察乎璣衡之精鑒人事之得失則必考乎簡策之信是以二者所掌俱有太史之稱然而天道幽而難知人情顯而易見動靜者吉凶之兆敬怠者興亡之機史臣雖述前代之設施大意有助時君之鑒戒遼自唐季基於朔方造邦本席於干戈致治能資於黼黻敬天尊祖而出入必祭親仁善隣而和戰以宜南府治民北府治兵春狩省耕秋狩

省斂吏課每嚴於芻牧歲飢屢賜乎田租至若觀市赦罪則胞合六典之規臨軒策士則恪遵三歲之制君慕漢高之為帝托耶律於劉宗相擬酇侯之為臣更舒嚕以蕭姓享國二百一十有七載政刑日舉品式備具蓋有足尚者焉迨夫子孫失御上下離心驕盈盛而釁隙生殘賊興而根本蹙變强為弱易於反掌吁可畏哉天祚自絶大石茍延國既丘墟史亦蕪薾耶律儼語多避忌陳大任辭乏精詳五代史係之終篇宋舊史埒諸載

記予奪各循其主傳聞況失其真我世祖皇帝一視同
仁深加憫惻嘗勑詞臣撰次三史首及於遼六十餘年
歲月因循造物有待臣托克托誠懽誠懼稽首頓首欽惟
皇帝陛下如堯稽古而簡寛容衆若舜好問而濬哲冠
倫講經兼誦乎祖謨訪治旁求于往牒銳循史事斷自
宸衷睿旨下而徵聘行朝士賀而遺逸起於是命臣以
右揆領都總裁中書平章政事臣特穆爾達實臣賀惟
一翰林學士承旨臣張起巖翰林學士承旨臣歐陽玄

翰林侍講學士臣揭傒斯侍御史令集賢侍講學士臣呂思誠為總裁官中書遴選儒臣崇文大監令兵部尚書臣廉惠山凱雅翰林直學士臣王沂秘書著作佐郎臣徐昺翰林監修臣陳繹曾為修史官分選遼史起至正三年四月迄四年二月發故府之櫝藏輯遐方之匭獻搜羅剔抉刪潤研磨紀志表傳備成一代之書臧否是非不迷千載之實臣托克托等叨承隆寄幸睹成功載宣日月之光華願効涓埃之補報我朝之論議歸正氣

之直則辭之昌遼國之君臣有知善者喜而惡者懼所
撰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若干卷列傳四十五卷
各著論贊具存體式隨表以聞上塵天覽無任激切屏
營之至謹言

進金史表

竊惟漢高帝入關任蕭何而收秦籍唐太宗即祚命魏
徵以作隋書蓋歷數歸真主之朝而簡編載前代之事
國可滅史不可滅善吾師惡亦吾師矧夫典故之源流

章程之沿革弗披往牒曷蓄前聞惟此金源起於海裔以滿萬之衆橫行天下不十年之久專制域中其用兵也如縱燎而乘風其立國也若置郵而傳命及熙興於禮樂乃煥有乎名聲嘗循初而迄終因考功而論德非武元之英畧不足以開九帝之業非大定之仁政不足以固百年之基天會有吞四海之志而未有一四海之規明昌能成一代之制而亦能壞一代之法海陵無道自取覆敗宣宗輕動曷濟中興迨夫浚郊多壘之秋汝

水飛烟之日天人屬望久有在矣君臣守義蓋足取焉
我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以有名之師而釋奕世之
憾以無敵之仁而收兆民之心劲兵擣居庸關北拊其
背大軍出紫荊口南扼其吭指顧可成於儁功操縱莫
窺於廟算懲彼取遼之暴容其涉河以遷太宗英文皇
帝席卷河朔而徇地并營囊括趙代而傳檄齊魯滅夏
國而蹴秦鞏通宋人以逼河淮睿宗仁聖景襄皇帝冒
萬死出饒風長驅平陸戰三峰乘大雪遂定中原太陽

出而爝火熸正音作而衆樂廢及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恢弘至化勞徠遺黎燕地定都徹武靈之舊趾遼陽建省撫肅慎之故墟于時張柔歸金史於其先王鶚集金事於其後是以纂修之事見諸數遺之謀延祐申舉而未遑天歷推行而弗竟恭惟皇帝陛下緝熙聖學紹述先猷當邦家閒暇之時治經史討論之務念彼泰和以來之事迹接我聖代初興之歲年太祖受帝號於丙寅先五載而朱鳳應世祖毓聖質於乙亥纔一歲

而黄河清若此真符昭然成命第以變故多而舊史闕
耆艾没而新説譌弗折衷於大朝恐失真於他日於是
聖心獨斷盛事力行申命臣等集衆技以責成書佇奏
篇以覽近鑒臣等仰承隆委俯竭微勞紬石室之書誠
乏司馬遷之作獻金鏡之録顧擄張相國之忠謹撰述
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目録
二卷裝潢成一百三十七帙隨表以聞

進宋史表代丞相阿嚕圖撰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
國史領經筵事提調太醫院廣惠司事臣阿嚕圖言竊
惟周公念先業之艱難七月之詩是作孔子論前王之
文獻二代之禮可言故觀趙氏隆替之由足見皇元混
一之績欽惟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初由宗邸親總
大軍龍旂出指於離方羽葆歸登於乾馭櫛風沐雨詎
辭跋履之勞略地攻城咸遵稟授之算揚舲而平江漢
卷甲而克襄樊恭行吊伐之師昭受寵綏之寄及夫收

圖書於勝國輯甫畢於神京拔宋臣而列政塗載宋史而歸秘府然後告成郊廟錫慶臣民推大賚以惟均視一統之無外樞庭偃武既編戡定之勲翰苑摛文尋奉纂修之旨事幾有待歲月易遷累朝每切於繼承多務未遑於制作臣阿嚕圖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恢弘至道紹述丕謨往行前言樂討論于古訓祖功宗德思揚厲於耿光惟我朝大啓基圖彼吳會後歸板籍視金源其末遠紬石室以具存及茲累洽之時

成此彌文之典命臣阿嚕圖左丞相臣博爾克布哈領事前右丞相臣托克托為都總裁平章政事臣特穆爾達實御史大夫臣惟一翰林學士承旨臣起巖臣玄治書御史臣好文禮部尚書臣沂崇文大監臣宗瑞為總裁官平章政事臣納琳臣巴延翰林學士承旨臣達實特穆爾左丞臣守簡叅議臣岳柱臣拜臣陳思謙郎中臣鄂掄臣孔思立等協恭董治史官工部侍郎臣烏葉爾圖秘書郎臣台哈布哈太常叅院臣杜秉彝翰林直學士

臣宋褧國子司業臣王思誠臣汪澤民集賢待制臣干文傅翰林待制臣張瑾臣貢師道宣文閣鑒書博士臣麥文貴監察御史臣余闕太常博士臣李齊翰林修撰臣𨱎文太醫院都事臣賈魯國子助教臣馮福可太廟署令臣陳祖仁西臺御史臣趙中翰林應奉臣王儀臣余貞秘書著作佐郎臣譚慥翰林編修臣張翥國子助教臣吳當經筵檢討臣危素編劘分局彙萃為書起自東都迄於南渡紀載餘三百載始終纔一再期考夫建

隆淳化之經營景定咸淳之潤色慶歷皇祐以忠厚美風化元豐熈寧以聰明紊憲章馴致紹聖紛紜崇寧荒亂治忽昭陳於方策操存實本於宫庭若乃建炎紹興之圖回乾道淳熈之保乂正直用則人存政舉邪佞進則臣辱主憂光寧之朝僅守宗社理度之世日蹙封疆顧乃拘信使以渝盟納叛臣而侵境由權奸之擅命啓事釁以召兵厥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齊亡而謗王蠋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載惟貞

元之會合屬當泰道之熙明衆言淆亂於當時大義昭
宣於今日矧先儒性命之説資聖代表章之功先理致
而後文辭崇道德而黜功利書法以之而矜式彝倫頼
是以匡扶雖微董狐直筆之可稱庶逃司馬寡識而輕
信至若論其有奬亦惟斷以至公大槩聲容盛而實德
衰論建多而成效少且辭之繁簡以事而文之古今以
時舊史之傳述既多褋記之蒐羅又廣於是衆是非而
去取權豐約以損增事嚴敢計於疾徐日積亦虞於玩

惕臣阿魯圖等忝司當揆實預提綱周詢在局之言靡不究心乃職第述作之才有限而報効之志無窮倘垂清燕之觀尚助緝熙之益曰若帝堯曰若帝舜惟聖心稽古之功監于有夏監于有殷乃臣子告君之道謹撰述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二十五卷裝潢成四百九十二帙隨表塵獻以聞

進經世大典表至順三年三月進

堯舜之道載諸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道雖形於上下政無間於精粗特於紀録之間足見彌綸之具是以秦漢有掌故之職唐宋有會要之書于以著當代之設施于以備將來之考索我國家受命龍朔纘休鴻基發政施仁行葦之忠厚世積制禮作樂關雎之風化日興紀綱具舉於朝廷統會未歸於簡牘欽惟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陛下總攬群策躬親萬幾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與天地同功於經緯必有鋪張以揭皦日

必有述作以藏名山爰命文臣體會要之遺意徧勅官寺發掌故之舊章倣周禮之六官作皇朝之大典臣某叨承旨諭俾綜纂修物有象而事有源質為本而文為輔百數十年之治蹟固大畧之僅存千萬億世之宏規在鴻儒之繼作謹繕寫皇朝經世大典八百八十卷目錄十二卷公牘一卷纂修通議一卷隨表以聞伏取裁旨

册文

明宗皇帝尊號册文

伏以得名得位大君之盛德必兼事亡事存孝子之至誠如一爰徵古訓追上徽稱欽惟皇考皇帝陛下稟純乾之剛居洊震之長當世祖之丕構接武皇之正傳歷試諸艱侔蹤虞舜舊勞於外儷跡商高當龍躍以在淵變化莫測其量及雷行而育物動靜不違乎時玆豈非順天乎若夫綸言未頒而仁聞之聲滿天下寶璽初受而皇極之建繫人心玆豈非立道乎至於親儒生於汗馬之場輯宗盟於櫜弓之頃玆豈非叡文之教知武之

功乎聖莫大於無為孝莫大於善繼玄造固難乎擬議鴻名宜罄乎宣昭矧往事之艱貞增眇躬之怵惕欲旌永慕庶享多儀謹遣攝太尉臣某奉玉冊玉寶追上尊號曰明宗順天立道叡文知武大聖皇帝

銘

友吾銘 吾友號

吾仁我以友我是須輔雖資友取友在吾人肯友吾視吾可否善不吾若友吾何取尊者友卑貴不吾見乃忘

勢分乃友貧賤賤者友貴所貴吾立傲固不可佞豈可習有人於此如澤相麗吾友友吾交盡友誼曾子之學省先吾身吾友為誰必顏其人惟顏與曾尚友千載讀詩讀書吾志吾在

敬心齋銘

人之有學治心為先心得其理乃聖乃賢聖之為其要曰敬清明在躬齋莊中正敬不于貌敬于其心思而儼若上帝汝臨無貳無虞惟精惟一飭我天君守而勿

失學之終始惟敬靡他身之主宰非心而何克敬在心亦敬亦聖聰明為堯溫恭者舜湯曰日躋姬文緝熙孔嚴三畏顔謹四非孟子養身尤善養氣彼何人哉希之則是勗爾敬心心以銘鐫為此銘者太史氏玄

戚友劉君思清以其猶子尚敬謁予瀏上予嘉其好古將掖而進道乃為之銘其敬心齋請事斯語余日望之

字說散說附

楊鑑瑩之字說

劉文廷焯

工製器皆有陰陽其陽文其陰質古者物善技精故表裏一文質均後世物多竊技售猾故金有滓玉有瑕絲有纇則為文以蓋之若質之素乃為貴耳惟鑑不然其質之美見於面其文之美見於背蓋鑑主於瑩故也瑩自外徹內用能以內燭外鑑之瑩未嘗為文而天下之文無不入焉吾故謂鑑有君子之道以其先質而後文也雖然百鍊而金精金精而鑑瑩豈一日之功哉人質

亦然所資於學也大矣安成學者楊其姓鑑其名瑩之其字者誠齋文節公諸孫也質美近道蔚然有文通春秋三傳學用薦為國子四門館生圭齋歐陽玄書是說以贈之

劉叔耔字說

安成鎦生名士疇字叔耔從余謁字說夫疇者易治之田之名也耔者既立之苗又壅其根使之梗有據以禦水旱者也子名疇字叔耔尊公為子計者周矣農在四

民能衣食其三者工之技商之利或足以病之先王有厲禁矣惟士與農同體故畊學往往並稱於經士生斯世筋力不匱才智有餘退恃可治之田進挾可用之學傲然無求於穹壤間以聽命於司造世之偉丈夫也然古今則幾人焉進為鹵莽之學以倖一時之遇退為滅裂之畊以倖一歲之秋滔滔者不乏也然豈願吾友効之哉實畊學於一貫堅智力於一勤疇有其地耔有其本國之良士又良農也余為大司成時生之尊公常博

為國子助教生以胄子入學日升堂講論余愛生之聲琅琅而論纚纚也今别又數年矣生勉乎哉

族子章晦字説

宗兄議翁子燿既冠當字謁余字之余字之以章晦又申其説以昜之令天下之有光而能燭者水也火也而二者不同焉水内明外暗火内暗外明然世以水鑑者什一以火照者什九豈非外暗内明者晦養其明假物而明始見外明内暗者明出乎物遇物而明自生君子

則之內外交養明晦相資猶水火日用於世而明不匱豈不以是與或曰朱晦翁初授教於屏山鐂氏有木晦於根春華燁敷之言由是號晦菴今子以水火言明晦何居余曰木受氣水而傳氣火者也晦明明晦豈二本哉余生平喜吾歐陽氏之業為儒者甚多章晦聰明好學尤多藝能年則弱冠已見館穀於大家余字以晦蓋望其顯融者奚止如今日所觀者云

李觀尚賓字說

鈐邑大姓曰西溪之李有名觀而字尚賔者吾宗用綱之甥也聞余訪族至其外舅家遠來即余求尚賔說夫觀一字而有二義以觀示言者九五之主一卦也以觀瞻言者一卦之宗九五也六四一爻去九五最近故其繇曰觀國之光利用賔于王謂其以隂柔而近陽剛有仕而覲於上之象今子名觀而字尚賔可謂知所尚也已然亦何道而臻兹乎故愚嘗謂觀示觀瞻之義猶未足以盡乎觀九五之觀我生上九之觀其生二爻皆有

觀省其己之義為六四之君子者盍亦退而觀諸己乎利用賓于王實在我之所自致也周官之法三歲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羣吏與其衆以禮賓之獻其書於王則再拜而受之夫德行道藝之三物者士之可自勉者也今科目復矣子勉於學由是而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孰禦子哉余聞尚賓家多書又多山水之勝嘗作亭名兩山間予既扁之矣用功於幽閒深靚之鄉策勲於昭明正大之地六

四之觀之占屬之子矣

彭以恭說

學者以字從名有内外之辨斯不瀆也安成劉仰更致其表弟彭尚謙字以恭者之請求予為字說以贈夫謙者恭也皆見乎外者也謙之中有物恭之中亦有所主何為有物謙之彖曰地中有山卑者藴髙者於其中中有屹然不可犯之意特有之而不居則見乎外者自然而謙也何為有所主主者一而已矣主一之謂敬有確

乎不可拔之意能出乎無僞則見乎外者自然而恭也

謙也恭也曾謂色取而可乎善乎君之爲字也能求諸

乎中則容之著乎外者無以尚也謙之失曰輕恭之失

曰足祛二者之失求諸中斯可彭氏多文人吾以恭好

學不倦故樂以内外之説告之

琅溪説

吾家自鈐南之防里徙長沙之瀏陽族屬之近者亦徙

安成北境上是爲早禾田號曰早歐有名俊字用綱者

早歐之秀者也嘗扁其讀書之室曰琅溪頃過余瀏上謁余為之說夫玉瑩然而澤者琅玕也溪之色幽幽其似之乎琅然而清者珩璜也溪之聲淙淙盖又近之然君子之比於玉以有德也取於水以有本也豈徒以聲色為尚哉玉有德故用於宗廟朝廷水有本故達於江河淮海善推其所為而已吾用綱中有外著聲與實流琅溪云乎哉

彬彬說

吾宗歐陽氏之甥新澤胡君復字曰於信而名其讀書處曰彬彬因宗人宜翁兄謁余為說夫彬彬之言昔我夫子嘗兩言之其一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其一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釋者謂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大槩質不勝文文不勝質二者適均彬彬可想見也獨易之彬彬義安取乎豈非中古之言易者象或過乎質理或過乎文必經聖人之手而後彬彬與雖然愚嘗竊以謂彬彬固貴乎二者之適均特物

相雜而易見青黄赤白是為文章則彬彬即文矣君子之論終不以彼而易此也禮器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君子先質而後文之意豈待文勝而後捄之與損其有餘而補其不足在夫善學君子者矣於信妙齡老蒼為學近裏以孝弟貢試於鄉故余樂有以進之

齊吾說

族弟巽翁號齊吾因字以為號者也兄原功甫為之說

曰後天之易巽東南之卦也萬物至是而潔齊焉然東南之為位以一歲言之則孟夏建巳之月也以一日言之則日至禺中之時也以人之一生言之則二十以至三十之年也物生齊於孟夏之月人事齊於禺中之時大抵然也士為學弱冠以至壯歲就厥條理則成人之功過半矣宮庭有儀衛焉排比而不亂軍旅有行伍焉整娖而不淆府庫有委積焉屏當而不煩然後為齊也齊之功豈易集哉昔者聖人自序為學之功每十歲一

進唯十有五志於學至三十而立獨多其年豈非為學求齋於斯時亦難矣然則齋之道當何先乎曰齋與齋同義又訓一齋主乎敬敬主乎一求之之要無踰敬者或曰巽東南之卦其氣溫厚敬非肅不能何事於巽乎曰不然巽之為言順也順莫大乎禮禮莫大乎敬敬則有序而順有序而順則和生焉巽在其中矣巽翁謝曰吾今而後知齋吾之綱領矣請書其說以贈巽翁一名巽亨博洽而聰敏吾宗之英也

奇峯說

天地間氣形惟正與奇受其正者為正受其奇者為奇山之有五岳水之有四瀆正也然五獄有泰華崚嶒而峭拔四瀆有清濟潛洑而趵躍是正之中有奇者焉人亦然端莊静重之士偶遇事變未嘗無超邁卓絶之行也特水之奇以衝激而見人之奇以感發而見皆因動而見奇者也惟山之奇在峰雖静亦奇孤夐之姿騰踔之勢有自然之奇不可以言喻者故士之静獨隱居而

有竒節者往往則之安成劉君世良著竒峰以為號吾既以静而竒者況之然劉氏數世皆名儒竊意斯文之福澤將鍾於世良之身所謂因動以見其竒未必見舍於當世竒之體用於是乎備歟

明軒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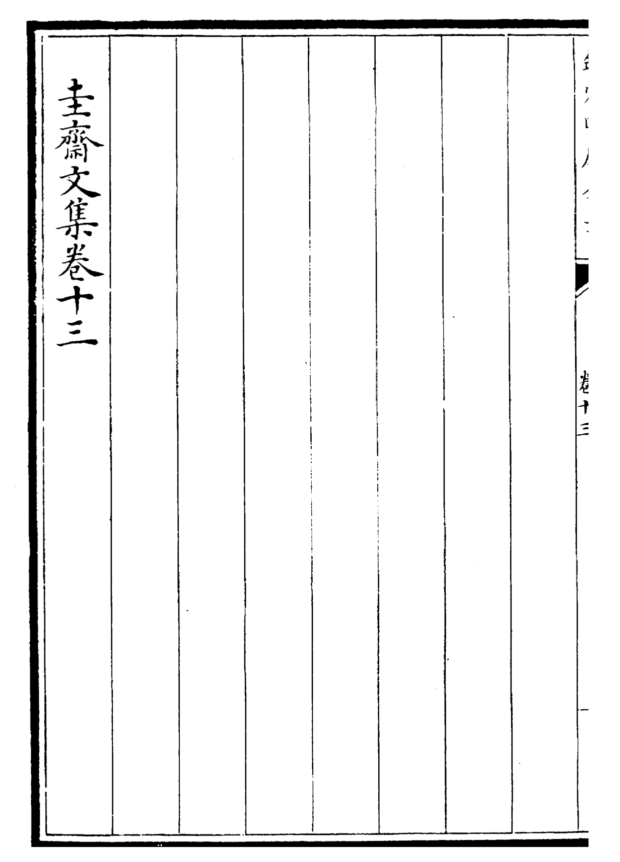
族兄晉翁號曰明軒夫晉之明有離象也說卦離為日為火晉之象君子以自昭明德晉之明以離離之明為日為火君子之自明心乎性乎愚嘗謂日者火之精是

日以火爲明也然火自日出者也心者性之郛是心之明有性在其中也而性實自心出者也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日與火之明心與性之明固無二也雖然日以屢入養其明火以屢改養其明心之養其明也以虚性之養其明也以靜明有所養自不息也明而誠其道在斯乎晉翁兄博學之士也其涉歷世故又久所以養其明而日進者俟余言哉姑以是爲明軒說以應其命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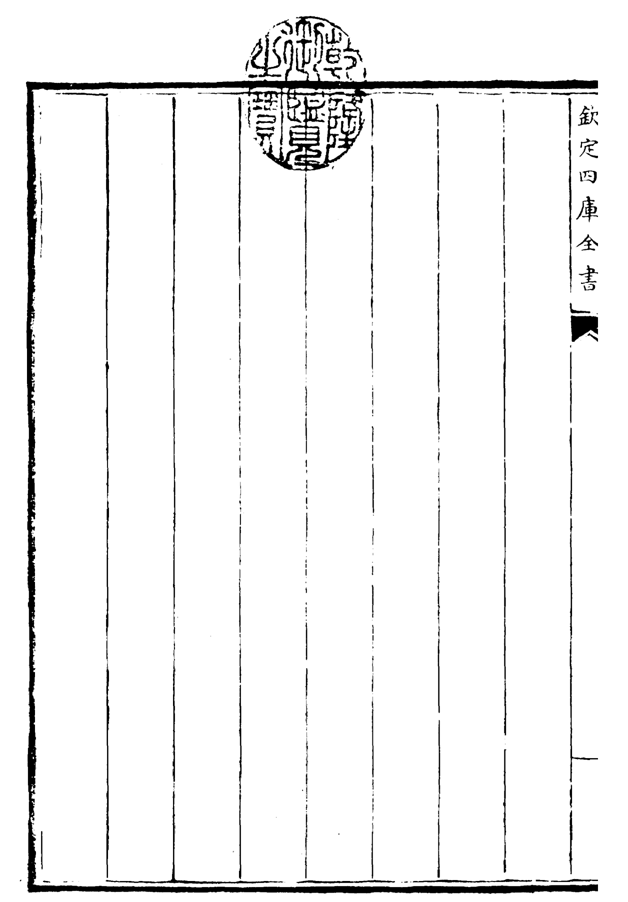
劉恭安說并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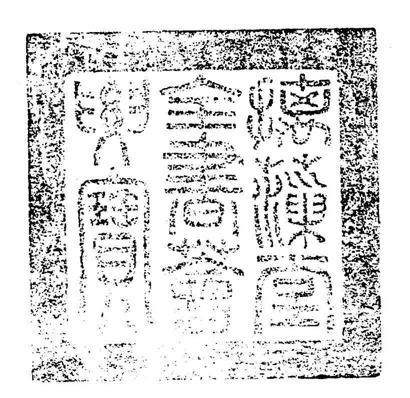
安成鎦君彥恭才氣敏達學問充裕因其有彥恭之字朋友號之曰恭安彥恭不能辭求一言以自勗予昔受讀論語子溫而厲一章嘗謂溫而厲一辭若總下兩句所謂威而不猛恭而安者威自厲出不猛有溫在其中此易曉也威而不猛可總於溫厲恭而安何所附屬曰書言恭作肅又有所謂嚴恭嚴也肅也非厲而何且二者非可久之道也持之而安惟溫而厲者能之豈非互

有所發明乎恨玄生晚不獲質正於前修彦恭之請姑志臆說於此願與識者商確之銘曰人生德性本無不備氣質或偏動鮮無媿聖人所養全體渾然貌恭而安語默皆天希聖力行持久持敬澄其氣質懿哉德性恭非勉强安亦從容聖功既熟無適非中大舜命䕫臯陳九德變化攸宜君子斯則十五年後横渠猶疑劉氏之子其殆庶幾


圭齋文集卷十三

謹案卷十三第一頁後四行達爾罕舊作荅剌罕今改後倣此　三頁後三行舒嚕舊作述律今改後倣此　八頁後七行鄂倫舊作斡欒又烏葉爾圖舊作斡玉倫圖今改後倣此　後八行台哈布哈舊作泰不花今改後倣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録監生臣張君紱

謄録監生臣劉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圭齋文集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圭齋文集卷十四

元 歐陽玄 撰

題跋

北行録

昔休明之代區宇混一意之所之跡跡皆可以達即其耳目之所覩記搴英攬華託諸翰墨論議之間異時奇聞偉績因是以有徵於來世也廬陵奔元凱挾其吟詠之學卓犖之才其至京師與當代名縉紳劇談雄辯

周諮國家之巨麗而升平諸福之物畢集一時於是黄鵠朱鴈之什人爭誦之至於登髙眺遠追懐往哲風晨月夕排遣覊思佳句尤富使之得展所藴於承明著作之地以任揚厲鋪張之風豈不大强人意乎三復降嘆題而歸之

安成劉氏家譜

往年宗人南記自吉州刺史琮遡歐陽亭侯上及神禹下逮安福府君萬不以地之遐僻族之蕃廣必旁蒐遠

羅不少遺譜成且欲合祠吉州刺史安福府君為不祧之祖集宗人之近者節春秋展敬祠下其規措不凡用志亦仁矣嘗因堯賓兄序之惜哉南記已矣安成劉君思清携先世告身六七通求子識其後且眡余家譜上推其祖之所自出下列各派之所同出徽兩漢南宋以上至陶唐氏得姓以來之祖其意亦由南記也余嘉其敦睦之誼圖分派别得别生分類遺意故為之書且告之曰子歸為我訪黄石宗人之賢者謝曰其毋廢譜學

母廢祠事庶幾余猶有望焉思清字清隱於予先世通家又同生癸未今為湘鄉校官家譜則其從弟思復之所圖也

西平李氏族譜

桓桓西平為唐中興功著鼎彝德被黎烝當時賢良風雲依乘如渾侍中如馬北平曾幾何世系冷如氷惟西平裔趾美相仍更唐歷宋我元是承設科曰雋試吏曰能守令之選臺閣之登表表愈偉為時名稱子孫千億

蟄蟄繩繩天道之報信哉可憑余書其槩寓勸以懲後之來者於焉斯徵

衆芳所存 安成劉伯仁號芳所後以扁其齋

嗟衆芳之所在宜君子之盤桓巖班璘兮有菊晼紛披兮有蘭朝菲菲兮紉佩文采采兮為餐通神明於鼻觀納上清於泥丸却氛穢而益壽志無昏而氣完襲馨德乎先哲託高風乎歲寒

彭功遠先世手澤

先叅政兾公曩善廬陵彭君士楚先公上庠高選雖治春秋能通諸經忽見前代時文散逸每屬士楚收拾士楚至則梱載充牣先公暇日亂紬而泛閱之擇其尤者別彚為帙士楚亦能朗誦先世詩義賓至迭論玄兄弟湯不及省先公昜之曰黄冊子會有行世時兒曹毋忽也先公薨之七年科舉興玄首擢第追憶先訓泰定甲子彭公冲所以詩經擢進士為士楚從弟於是其家學益振他日冲所子功遠來京師袖其曾祖坦軒祖碧野

二先生及一門諸父舊業程文葢冲所題識手澤謁余求一言是葢吾先公平日之所購求而士楚之所樂誦者彭氏世科之左劵不在兹乎俯仰四十餘年科目廢而熠興興而欻廢今明詔復飭中書舉行玄叨塵從臣初議闕下力贊其成又適秉筆代言播告海内矣會將見程文復盛當世喜而志於斯

南谷居士自贊像後

士大夫自贊其真例多自抑之辭而生平自知之明往

往見於言表如善寫真者引鏡自照以圖其形宜無遺巧玄嘗銘南谷翁墓今觀其寫真自贊表裏純誠殆非丹青之所能狀尤非發潛者之所可模寫也至正二年三月余客劉東厚田湯氏家齊吾弟攜此見過因贅數語於後

五馬圖

卷中五馬龍者其誰如隔腦腊如行烟外如辨九疑而况南山四十萬匹中欲求流雲飛電之姿嗚呼世無伯

樂龍者其誰

草虫圖

蜂戀其房兮不可以游蛛待以網兮為有所求曽不如蛺蝶與草虫兮飛躍之自由

娛拙集

娛拙集者吾宗歐陽存中甫之作也其中古樂府諸篇情景俱至追議當時近體詩清新俊逸佳句屢見是何吾宗人之多才也題曰娛拙雖謙辭實出見解六朝劣

於漢魏得其巧未得其拙也晚唐媿於盛唐亦得其巧未得其拙也繼自今拙日進則詩日進矣何當見存中甫重揚確之

白麟溪三大字後

右白麟溪三大字前中書右丞相托克托為浦江鄭大和書溪舊號香巖在縣東二十八里白麟則大和二十六世祖之名也有惠淮者字季淵實白麟十九世孫由遂安遷溪上易以今名示有先也淮之孫綺至大和凡六

世大和從子鑑至某又三世皆同居共財朝廷表為孝義門嗚乎溪流無終時公特書是以寵之者蓋將昻其門相為悠久哉字畫方毅酷類顔真卿觀者孰不改容不待贊也

太師右丞相畫墨竹

右墨竹一枝太師右丞相所畫以遺其館客授經郎鄭浚常者也丞相天資明叡知識過人一日得文與可竹譜學之即臻其妙觀其枝葉面嚮柯榦節脉皆與可法

而筆意老蒼與近代李薊丘諸人所作迥然不同浚常在相府直言不阿又多引拔善類為長史甚得體相君雅愛重之故授以心畫云

御賜石刻千文搨本後題

今上皇帝得智永千文命近臣摹勒刻至宣文閣中所拓墨本從官之有文學者則識以宣文閣寶而賜之授經郎浦陽鄭深浚常侍上經筵故預是賜可謂稽古之榮也夫金璧珠寶天下貴賤之所同尚者也國家以旌

有德賞有功於所同尚者而不靳焉所以示恩也至於法書名畫遇彌文之代時君聖性好古則其所尚有重於金璧珠寶矣於其文學侍從之臣不靳其所獨尚者而賜之所以示異恩也鄭氏浦陽義門九世同爨朝廷常旌之今浚常以斯文又膺是賜愚故願義門之子孫世世寶之上無以忘聖天子好古博雅之志下無以忘乃祖父遭遇之由足以垂久遠矣

跋遠林劉君墓銘後

前代士大夫非居憂人不敢以銘墓請非此則奉勅或契友族屬尊行與座主舉主也今常博劉君文廷制中作遠林劉君墓銘文字簡古又得古式故特表而出之

跋王大年詩帙

余從王實初先生得其族孫德生詩賦一帙讀之翩翩然渥洼奇駿筋骨甫壯肆其馳騁未有紀極也他日範以王良造父之法納之和鑾大輅之下則才氣老矣三

復題而歸其帖

跋劉士行墓誌銘

廬陵處士劉士行暮以經學名家曩余在京師國學進士解子元甞請序其詩文矣今其弟解觀又以邵菴虞公所爲墓銘求予跋夫廬陵九老以忠節文章顯國史書之天下宗之士行讀其書誦其詩論世尚友顧非斯人之徒與抑邵菴之銘至矣予奚庸贅

跋羅孺文族祖澗谷先生留槀

至正壬午十一月予訪族至鈐岡之防里縣大夫浚儀趙侯尚之因休日特来勞既而又專其館賔羅君孺文與其子璉求鈐岡題名記等作時予又之别族之安成孺文踪跡余所至暇日敬問其先世則先輩澗谷先生之從諸孫也先生分教長沙時先尚書澹軒先生居郡泮前廡道同志合友誼彌篤既去官書問不絶咸淳甲戌先冀公以混補入國學先生時為權院留臨安貽書相慶以為先尚書宣力學校之報内附後猶數有

書於是予與孺文叙先世同通之好聚首數日歡甚將別出先生長沙藁一帙視予帙中或手自抄或筆吏録朱墨如新皆所點校斂衽讀之如從先世與先生游詠湘浦間也詢其適傳則已零落士大夫寓形可託者二一曰有文二曰有後二者未必得兼不得已而去則有文庶無憾也

歐陽文忠公墨跡跋

玄生平所見究國文忠公真蹟甚多其篇帙大者於同

年許安陽家見毘陵胡文恭公墓銘藁有文輝上人所見州郡名急就章胡氏碑行草急就章皆微涉行楷余家所藏佳者曰與杜祁公蘇明允書及晚年三乞致仕表草皆筆法如一獨祁公書端謹結體頗若蘇氏父子豈非蘇氏感公之至初年倣公之書後充拓自為一家體邪茲來敘族至早禾田歐氏見集古題名碑跋而歐氏在楓樹下者又出與留守學士書見示皆名墨也第書中晲字兩用雖晲況古文通然意若有所謂留守學

士者得非田元均乎旅寓之文字考訂姑識此說以俟
博古之君子

眉壽二大字跋

至正丁酉九月浦陽鄭深浚常由吏部員外郎除浙西
憲僉將行自念先為授經郎學在内府密邇青坊常獲
侍皇太子硯席今日遠役誼當入辭乃因宫臣以見既
詢其南歸之由對曰老母年近八十思便侍養是以遠
涉鯨波不敢憚勞也儲君惻然顧左右取近日所書眉

壽二大字賜之蓋以高其親之年庶以永其子之養也
敬惟皇太子天迪仁孝之性於兹一事二美備焉仁事
親之實孝為仁之本皇太子平日視膳問安盡其愛敬
之道於三宫冀以寧君親之心悦君親之志以蘄君之
壽也一旦推其錫類之感心成已成物之功仁與孝不
可勝用矣眉壽始見於豳風之七月老人眉有毫壽之
徵也後屢見於魯頌之閟宫今鄭氏在浙東九世同爨
旌表孝義之家也部使者興化美俗之官深知斯行奉

元良心畫以歸心法之正大筆法之端嚴焜燿山川新民觀瞻於是稱幽雅之兒䑛効幽人壽君之敬而竭其忠賦魯頌之鮐背保魯侯壽母之樂而遂其孝繼今鄭氏忠孝之祚日熾而日昌其兆在此也深屬玄述其實謹書之下方云

沁園春 玄旦日先君冀郡公作此示勉敬跋于後

玄子來前還憶汝今朝初度時是吾家幾世書香閥閱我翁疇昔心地坦夷宅相伊何泛紅老子汝母慈仁喜有

兒如今恨倚門人去和膽為誰丈夫七十何為算三十
功名已是遲要經天緯地拓開實用嘲風弄月省可虛
詞我亦平生危言徒費猶酌櫓花向九疑團欒好待老
吾泉石留汝鍾嫛

大德丁未玄賤生之日先公祝之以沁園春玄受而
藏之第年少家貧性亦踈散房中惟有一敗篋以繩
約之篋中無所有又以紙外護之甚嚴暇日時復展
玩明年戊申不幸先公棄捐自是見輒嗚咽殆不忍

觀皇慶壬子玄免先公喪又二年矣先公在時所定
謝氏歲久不克成婚繼妣長沙郡君謀為玄畢婚姻
而玄方游湘中繼妣老妮啓玄篋取故衣浣濯補紉
以俟新婚老妮目不知書篋中文字亦為所持去此
詞亦在焉玄歸而求之竟失其所遍索十數日無得
深自刻責以為不能寶藏先人之訓遂為此生抱恨
之大端每至劬勞之日則泣而識之如是二十五年
屢嘗竊顧之先公冀陰相之庶幾復見此詞以無貿付

囑之意延祐乙卯以来玄僥倖科第歷官中外至元元年乙亥叨恩翰林直學士國子祭酒先公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渤海郡侯尋蒙奎章近臣奏請有旨申勅詞臣製碑以賜玄感激之餘付書還家囑舍弟信翁先白於禰告祭之日諸昆弟子姪咸集中堂姪進老遽前曰昨日偶治故書得先祖手澤一紙蟫食殆半乃壽八翁沁園春也兄弟相視大驚曰此汝叔平時徧求而不得者汝何得此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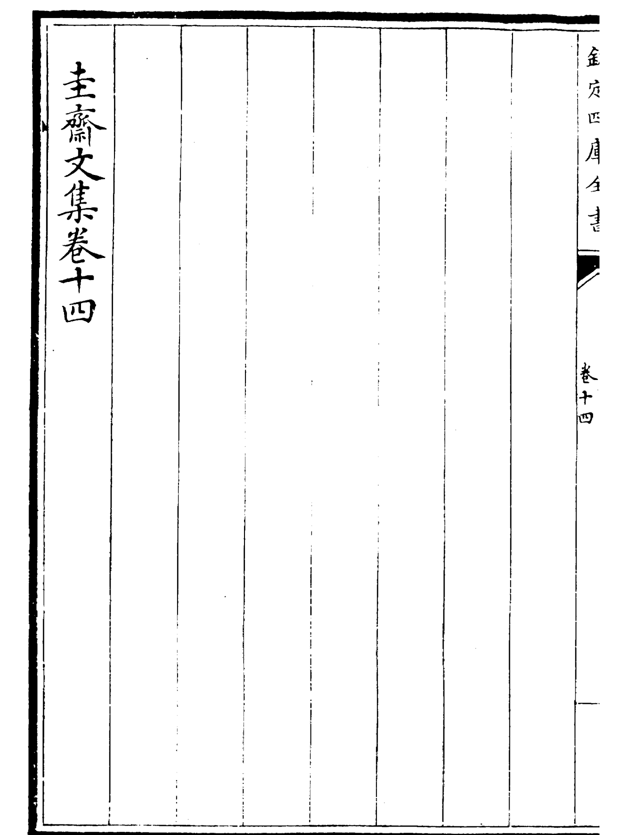
取視之果然即付書報玄京師二年丙子夏謁告南歸立碑甫抵舍姪即以詞見遺玄奉詞涕泣如隋珠和璧去而復還自計生平可喜之事未有過此嗚呼異哉詞所謂宅相伊何泛紅老子者謂外大父臨賀府判理齋李公也倚門人去和膽為誰者是歲先夫人喪也嘲風弄月省可虛詞者玄少作頗患多故先公以實學朂之也猶酌檐花向九疑者先公分教春陵時將之官也雖然玄之至喜者以此詞之失而

驟得則先公若有陰相之也他日或可追伯魯授簡之責也其至懼者則以先公期待之意如彼而玄之踈文謭學所成就若此其何以追伯符不克負荷之譏乎裝補既完踪跡所至必携以自隨三年丁丑以侍講學士召入京戊寅春以二品恩例申請夏五月進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冀郡公先妣追封冀郡夫人六月甲申祭禮畢因出此卷再寫善本并致所感云男玄泣血書于賢

良坊寓舍

跋先公與南谷先生書

先冀公與南谷居士未及一識族中宜翁為之求書於安福同知王君習齋未幾習齋去官故未及投留之篋笥考其歲月蓋大德丙午丁未間書則玄為子弟時代先公作者也至正壬午十一月玄敘族至防里俯仰將四十年南谷先公即世皆久兩家子弟覽之愴然



圭齋文集卷十四